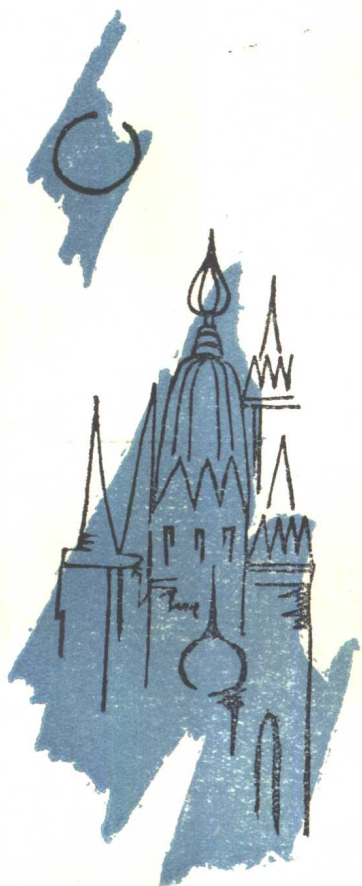


枕头底下的眼镜蛇

〔苏〕罗曼·金 著

吴德芝 袁亚南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枕头底下的眼镜蛇

〔苏〕罗 曼 · 金 著

吴德艺 袁亚南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枕头底下的眼镜蛇

(苏)罗曼·金著

吴德艺 袁亚南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东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9.75印张2插页19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

书号10331·183定价1.70元

目 录

致命一击……………（法） 维克逊 （1）

枕头底下的眼镜蛇……………（苏） 罗曼·金 （171）

胖子马赛尔将毛巾往脖子上一搭，拍了拍基德·乔治的肩膀。

“孩子，你挺害怕吗？”

安里·郎格——即基德·乔治，抬起头来，他那孩童般光洁无瑕的脸上荡漾着笑意：

“我才不害怕呢！”

他系上高帮皮鞋带，使劲地伸了伸腰，接着跳跃了几下，活动活动双腿。

“我的精神状态好得很哩。”

这时胖子马赛尔觉得不大舒服，吃下去的食物消化不良，鼻子里还喷出一股股他那个餐馆里的饭菜气味。实际上，拳击是他的嗜好，然而为这种嗜好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胖子马赛尔满怀深情、洋洋得意地环顾四周。一切都已是过眼烟云：饥寒交迫的冬日、蛮横无礼的拒绝、以及空洞无物的许诺全都销声匿迹了。现在，基德·乔治有了自己的更衣室，他的两名助手就象敏捷的蚂蚁一样，悄然无声而又手脚麻利地为他准备脸盆、毛巾和纱布。这个场所可不是为哪一场微不足道的比赛而在边远市区的大厅里匆忙凑合起来

的。这是体育宫里的更衣室，而且在这个体育宫里只有冠军或力争赢得这一称号的人才能比赛哩。

胖子马赛尔又一次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来，他消化不良，二来，这儿闷得象澡堂一样。哎，这乌烟瘴气的大厅马上会变得更加糟糕，但到那时他会对此毫无介意，他会忘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将聚精会神地盯着那由十二根麻绳围住、黄麻铺面的小小的方形拳击台。

“您要柠檬吗？”一个助手问道。

“要。”

基德·乔治拿了半只柠檬，吮吸了一会儿。他自我感觉极好。他的坚定信心使胖子马赛尔感到宽慰，这个马赛尔比自己的门徒更加焦虑不安。他培养基德已有好几年了。他记得，有那么一天，这个面色苍白、目光严厉的小伙子来到训练厅找他要求学习拳击。

胖子马赛尔将一大杯冰水一饮而尽，希望这能有助于消化。然而，喝下去的水只能使他更加汗流夹背。

对了，自从他们相识以来，已经流逝了三、四个春秋……他们一起熬过了艰苦的日子，经历了极度绝望的时刻。马赛尔的徒弟们一旦身无分文，至少知道哪儿能弄到食物：他的饭厅大门总是向他们敞开的。诚然，要是照这样下去，到了残烛暮年就休想弄到一幢别墅。但马赛尔却心甘情愿这样做。他只有置身于这充满血腥汗酸味、氧化镁味和外用药水味的残酷环境之中，才会感到无比欢乐和极大幸福。他只有陷入拳击场的乌烟瘴气的气氛之中，才会感到精神抖擞、热

血沸腾。这时，他耳朵里充斥的只是从被残忍的格斗搞得情绪激昂的人群中爆发出来的助威或愤慨的叫喊声。

迄今为止，基德·乔治只在市郊和外省进行过几场比赛。他有一次出场时，自豪得容光焕发；巴黎三大经理之一西利维尔把他收进了自己的“马厩”^①。今晚，他将参加拳击赛。在主赛中，他要同两名对手交锋。一名是摩洛哥的次重量级拳击家奥辛·卡谢姆，此人身高体壮，活象一只金钱豹。还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冠军罗伯特·巴卡。

这恐怕会是一次前所未闻的成功。在这样的拳击赛中，基德·乔治即使遇到了惨败，也会为自己的前程奠定基础。他可能会战无不胜，也可能会一败涂地。

然而，这个傻瓜好象没有领悟到今晚的比赛是何等重要。他那样平心静气、泰然自若，似乎面临的只不过是比赛厅里跳跳绳子罢了！而他，马赛尔，却感到忧心忡忡……

当然喽，自从这位老拳击家开始在业余时间免费地训练青年人起，他的门徒中还是第一次有人将从默默无闻的穷光蛋变成名震遐尔的富豪。或许，这也使他焦急不安，因为他设身处地为基德着想，并把他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胖子马赛尔回想起二十年前自己在拳击台上的情景：在第一场大型比赛中，他战胜了一名黑人选手。他只听见周围低沉的喧嚷声。他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地、好象不由自主地击中了目标。他的技巧也仿佛自然而然地越发娴熟，如同有个

^①这是指拳击团体的行语。——译者

体育之神突然驾临到了他的身上。他不仅具有炉火纯青的技巧，而且具有出类拔萃的智慧。在第三个回合中，他的对手出乎观众的意外，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马赛尔几乎为交战的短暂而感到扫兴。当裁判员报秒数的时候，他仍然在拳击台中央“跳舞”，保持着进攻的架势。

是呀，二十年啦……而今天晚上，这个脸上带着孩子气的、目光严厉的青年占据了他，马赛尔的位置。

门开了，罗伯特·巴卡的经理查利走了进来。他的名字是英国式的，但国籍却是西班牙的，至于他的祖籍，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他的口音是南腔北调的大杂烩，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会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他也是满身大汗，刁着一根粗粗的雪茄烟。镶嵌宝石的大戒指缀满了那圆润的手指，领带上五光十色的红宝石也特别引人注目。

“西利维尔在这儿吗？”他问道。

“不在，先生。”马赛尔答道。“我们没有看见他。”
英国化了的西班牙人用香烟头指了指基德·乔治：

“那么这就是他的被保护人喽，是吗？”

“是的，不过……”

在查利的背后出现了罗伯特·巴卡的身影。这位拳击家还没有更衣。他的服饰装束特别扎眼，他根本不象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

“有意思，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查利说。“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的交锋一小时后就要开始……他怎么啦，不想为自己的人打打气吗？”

他宛如投机商人一样打量着基德·乔治，习惯地揣摸着拳击手的重量、反应、肌肉的力量和体格。末了，查利将夹着烟卷的手一举，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再见吧，骑士。”他说完随手把门关上。

二

西利维尔一口气喝干了一杯威士忌酒。他使劲地捏着酒杯，手指都捏得发白。他真想象捏蛋壳似地把它捏个粉碎，再把碎片朝杜安劈头盖脑地砸过去。多年来，自从结束了流浪生活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遭受到这种凌辱。

他看了看手表。在巴黎另端的体育宫里的决赛已经进行了四十五分钟。西利维尔本来一定会呆在那儿，与等候着他的查丝米娜一起坐在拳击台旁的专座上。他本来一定会留在更衣室旁，在这个事关重大的时刻，决定胜负的关头，给受自己保护的人鼓把劲……

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在一个骗子的身上浪费时间。这个骗子虽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也不得小看 he 呢。

西利维尔在厚厚的地毯上跨了三步，打开了自己办公室里的一扇大窗户，随之，圣但尼大街上的暖烘烘的气息伴着汽油味和烂菜味扑鼻而来。远处的夜市已是人声鼎沸。

而那里，那体育宫里……西利维尔又瞧了瞧手表。再过五分钟，基德·乔治就要登上拳击台。这个小伙子还是首

次参加如此重要的比赛。他，西利维尔，向小伙子所作的临场赠言可能就是胜利的保证，可是眼下却不能到他的身边去。

他在一面很大的壁镜前站立了下来，把自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企图在镜中这位两鬓挂霜、满脸皱纹，大腹便便的人物身上找到三十年前从突尼斯出来谋生的那个饥肠辘辘的青年人的模样。然而，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逐渐使他身肥体胖，心律衰竭，呼吸困难。当然，他享有盛名，并娶了查丝米娜。当今一致公认，她是巴黎年轻女郎中首屈一指的美人儿……可是，西利维尔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概，命运之神今晚把他推到镜子跟前，向他显耀一下自己的胜利，迫使他明白，他为了成就、财产、座落于帕西的独家住宅、小汽车以及自己的妻子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嗨，因为有了这一代价，他，西利维尔，有权利为所欲为。而坐在那儿叫什么杜安的家伙是不敢左右他的。

西利维尔打算举行一次自己手下的拳击手，著名的拉姆腊尼，与萨尔科夫手下的舒利策尔的对抗赛。他知道，拉姆腊尼能撂倒舒利策尔。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会出什么意外。然而，拉姆腊尼要输给舒利策尔的念头又使他忐忑不安。

他猛地转过身来，同杜安打了个顶面照儿，这个法国人不动声色地坐在安乐椅上，手中端着茶杯，向西利维尔投去冷漠的一瞥。

“首先，”西利维尔说：“萨尔科夫不会同意。其次，

即使他同意……还得要舒利策尔愿意同拉姆腊尼进行比赛。舒利策尔算个弱者，通常只同弱者交手。”

“相反，这一点我从未否认过。”杜安心平气和地说。

“拉姆腊尼随随便便就能对付舒利策尔了。只要他愿意，那还打不到三个回合呢。”

“这样对待观众，可不大好吧。”杜安仍然那样谦恭地答道。“观众总想为自己花去的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至于萨尔科夫……”

“至于萨尔科夫怎么样？”西利维尔问道。

杜安弹了弹指甲，又仔细瞅了瞅它，然后按在上衣的折领上擦了擦。

“我们已通过我们在柏林的代理人同他取得了联系。萨尔科夫并不富裕。而我们的建议……现在已经大功告成了。”

“大功告成，这是您的臆想。”西利维尔断然地说。“即使萨尔科夫同意，我也不干，而拉姆腊尼就更不用说了。”

西利维尔又重新在室内踱起步来。他把一个厚纸夹塞进抽屉，接着又走了回来。

“我知道，有那么一些孤注一掷的经理，可我不是那号人。我可不愿用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血去铤而走险，并在类似的交易中身败名裂。”

“这么一大笔金钱难道还不……”

“我唾弃这些金钱！”经理厉声喝道。“如果我的拳击获胜，那我就同纽约签订合同，参加‘麦迪逊公园’的比

赛。这样会获得更大的赢利。”

“您错啦。”杜安又瞅了瞅自己的指甲，说道。”不瞒您说，我们几乎到处都有显赫的朋友。您不可能阻挠赌迷成为赌棍。所以，至于那笔巨款……然而，我们就会了解很多……很多……关于这件事我仅仅向您吐露了只言片语……您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是会有一些人了解内情的。”

“混蛋！”西利维尔声嘶力竭地吼道。“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裹挟我。……”

“何必火冒三丈呢。”杜安举起自己保养得很好的手，说道。“人人都有自己的隐私，或者其他的东西……谁没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两人非得达成协议不可。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的话。就算拉姆腊尼能赢，那您又能落得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体育这玩意儿是无法打保票的！能有百分之十的把握，还是百分之五十？而他呢，能拿到一百万法郎？还是一百五十万法郎？”①

他将自己那只金色的烟盒递给西利维尔，请他抽烟。西利维尔谢绝了。杜安点着了火，自个儿抽了起来。

“如果拉姆腊尼故意躺倒，给他两百万，而您得六百万。”他干巴巴地说。“您的任务是劝服他。倘若他能听从劝告，那么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滚出去！”西利维尔懈怠地说。“立刻给我滚出去！”

杜安双眉倒竖、脸色阴沉，他两手一摊，站起身来。

①系指旧法郎。一百个旧法郎等于一个新法郎。——作者

“我认为，萨尔科夫明智得多。”

“我们等着瞧吧！”西利维尔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将取消比赛。至于必须向联邦政府和警察局说明情况，我并不在乎。”

杜安打了一寒噤，把手中的香烟用力一扔，逼近西利维尔。

“你说什么？”他低声问道。“哼，再说一遍。显然，你还不明白自己在与谁打交道！”

“你想吓唬我？！”西利维尔厉声反问。“总之，我何必在这儿糟踏时间呢……我早该上体育宫去了，而且……”

“我已经对你说过，听我的话，采用我们的建议对你是有利可图的。否则……”

“否则怎么啦？”

杜安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发出一阵威胁人的奸笑。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已是孤注一掷了。我们是出于礼节才向您提出了建议！”

“出于礼节？！”

“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决不允许受人愚弄。绝不允许。听见了吗？决不允许！”

西利维尔抓起电话听筒，迅速地拨了两个号码。杜安蓦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小口径手枪。

“你想干什么？把听筒挂上！”杜安厉声喝道。

“我要给柏林挂个电话。”西利维尔说。“最好收起你的手枪。”

杜安纹丝不动。

“这样我觉得更舒适一些。”他说。“手枪沉甸甸的，把口袋都拽长了。提醒你不要再拨错号码。如果你把警犬①叫来的话……”

然而西利维尔再也不感到害怕了。他怒火中烧，全身筛糠。难道用血汗换来的幸福要毁于一旦吗？他真想一把掐住杜安的咽喉，使劲地掐，狠狠地掐，直到把他掐象得个不会呼吸的洋娃娃。或者把他赤裸裸扔到拳击台上，让自己手下的两三个小伙子来收拾他。

可惜，这样做也无济于事。这家伙并不是单枪匹马，他有一伙狐朋狗友以及更为危险的人物。

“请接柏林，电话号码92—53—25。”西利维尔说。

……

一刻钟之后，看门人返回自己房间时，遇见一个男子从楼里出来，大步穿过院子。已是深更半夜了，而且大楼里都是办公室。

“从哪儿来，先生？”看门人问道。

这位男子向他投去阴沉的一瞥，耸了耸肩膀。

“见您的鬼！”他顶撞了一句，然后向右一拐，消失在闷热的夜幕之中。

①对警察的卑称。——译者

三

更衣室的门被推开了，露出了一张惊惶失措的面孔。

“基德·乔治，该你上场了！”

基德急剧地扯了一下外罩上的细带子。不知何故，他的心莫名奇妙地紧缩起来。他体验到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但他咬紧牙关，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或许，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比赛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太走运了，碰上了查丝米娜·西利维尔。要知道，她认识的年轻拳击手可真不少啊！而且许多人都要比基德更为英俊潇洒……可是，为什么事情偏偏就这样发生了呢？……然而，现在不是反躬自问的时候。多亏了查丝米娜，他才来到这里。眼下，查丝米娜将观看比赛！应当经得住考验，应当赢得胜利！

瞬时，他闭上眼睛，挺起胸膛。他豪情满怀。他回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出生地——萨彼尔市区，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污水沟中渡过的可怜的童年时代。他回想起当地学校里的酸霉味和冬夜的寒冷。那时，在父母下班回到家之前，他只好在街上等候，一双赤脚都冻僵了。要是实在受不了了，也可以到看门人那儿躲避一下，可是，那儿的气味比学校里的更加难闻。

然而，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他将赢得声誉。

他的对手黑人瓦拉曾出色地表现过自己，观众对他颇有好感。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全力拼搏，为自己，这个迄今仍是无名鼠辈的基德·乔治，赢得这份好感。然而，这将是极其困难的。对此他心里很清楚，因为希望瓦拉获胜的人是不会宽恕他的——既不会宽恕他的错误，也不会宽恕他的软弱。

“你得记住我跟你说过话，”当基德将门打开时，胖子马赛尔小声地说道。“腹部是他的弱处。只要你能拼他几个回合，那么你就能左右瓦拉。不要顾惜自己漂亮的容貌，尽量避开他的攻击，一有机会，就朝他腹部打。”

“我知道。”基德·乔治答道。“你已经跟我说过话了。”

他在马赛尔和一声不吭的助手们的陪伴下，走出了更衣室。大厅里传来的喧闹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基德极力排除万念，不去回顾艰苦的岁月。他曾经有过侥幸的胜利，这次也一定大运亨通。

他一走进大厅，厅内顿时鸦雀无声。在他面前的通往拳击台的小通道上站着瓦拉。观众凝视着他俩，心中捉摸着，能从这两位拳击手的格斗中获得多大的快感。瓦拉身披鲜红的外罩，在这件外罩的衬托下，他显得更加黑不溜秋。他在粗索之间向前走去，基德·乔治跟在他的后面。

“中量级拳击运动员的四个回合的拳击赛现在开始。”广播员说道。“在我的右面是奥迪埃·瓦拉，他是象牙海岸的冠军。”

观众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瓦拉把两手叉在头顶上，转了一圈，向观众致意。

基德什么也看不见。查丝米娜正坐在这充满敌意的黑暗之中，而那儿只有一缕缕蓝色的雪茄烟雾清晰可辨。对基德来说，除了这灯火通明的拳击台外，其他的一切均不存在。

“我的左面是基德·乔治！”

可是这一次观众却无动于衷。只有几下零星的掌声来欢迎这位新手。

两位拳击手相互握了握手后，就向各自的台角走去。这时裁判员出现在拳击台上。

“腹部，知道吗？”胖子马赛尔嘀咕着，而基德则脱下外罩，拉住绳索，活动着双腿。

查丝米娜坐在拳击台旁的椅子上，看着他。天啊，这个小伙子何等英俊！既然她爱他，他当然比其他人更漂亮。她不厌其烦地欣赏着他那狭窄的胯股、扁平而又结实的腹部、以及强健的身躯。倘若基德的眼中没有流露出严厉而倔强的神色，他那孩童般天真的脸庞准会使她大失所望。因为眼睛是心灵之窗嘛……

锣声响了。

“噹！”

基德乔治收紧全身肌肉，朝瓦拉扑去。现在，确实是崭露头角的好时候，不需要空洞的废话，不需要瞻前顾后，也不需要大发雷霆。保持冷静的头脑——这才是头等重要的事……